



108年教育部

閩客語文學獎

▶ 用本土語言尋找文學的能源



客家語 ▶ 散文 ▶ 教師組

徐姿華 女士

得獎作品 /

卵包阿哥（大埔腔）



【得獎感言】

玉蘭有風香三里，桂花無風十里香。

使得用自家个母語——大埔腔客語書寫，來參加教育部閩客語文學獎徵選，係一件當歡喜个事情；這篇「卵包阿哥」係紀念吾个細人伴——阿龍哥哥，在寫作个時節，也分自家過一擺恁想起該單純快樂个童年。

感謝教育部閩客語文學獎評判先生个肯定，也感謝一路里來鼓勵、指導恁个登志先生、玉蕉先生，還愛感謝支持恁个屋家人，十分勞瀝！

卵包阿哥

卵包阿哥，係吾童年回憶肚，盡燒暖个一頁。

還細時節，厝跔阿奶戴在莊下，莊下个老屋在半崎項，對大路到老屋愛跋長長个冇石梯磴，因致無用紅毛泥，當多細細个草花會對梯磴四圍生出來，青青个草襯核幼幼个紅花、黃花、白花，同梯磴打扮去靚妮妮咧！大人跋這梯磴，輒輒會跋去大氣轟天、噓行噓核¹，跋到半崎定著愛頓腳下正過行，吾等細人好搞，逐擺跋崎都愛招大人比賽，細人腳力好，三兩下斯跋到位咧，企在梯磴頂風神喋喋笑該打包尾个大人。阿奶講這梯磴係阿爹起屋時正打个，阿爹做事當功夫，擇个逐粒石頭都平大平大、還過平平平，做梯磴已素絲，比人打石个梯磴還較自然，幾十年行落來，冇石中央分人躡去略略凹凹，襯核梯磴脣个花草，有一種古樸个趣味。

在莊下，時間係自家个，阿奶並言讀書个厝同恬靜个老屋做伴，逐日做下當自在，成半下，阿奶會兜張矮凳坐在簷脣下攞鈕補衫，厝斯在脣項跔核搞沙包。成半下，阿奶會過家寮，厝斯在脣項張話，聽大人打嘴鼓。毋過比起這兜，厝還較愛跔佢去洗衫，阿爹在屋家个石磴脣捉一個細水窟，用水筴透泉水來，這泉水也係吾等食个水，冰冰涼涼還過當清甜。該窟水長年透天都清清，窟肚个石頭、蝦公、老蟹、石貼都看去明明，該兜蝦公、老蟹斯係對水源頭跔水筴來个，來个時係細細个蝦蟇、魚崽，戴在這細水窟肚慢慢變大。阿奶逐日朝脣會攞衫褲去細水窟洗衫，佢有一個專門洗衫同座位个石頭，也係阿爹特別擇个，該石頭个高度當堵好阿奶用。逐擺阿奶頭沉沉个衫、厝在脣項搞水、捉魚，一半下水庫著阿奶，抑係捉魚搞同水攞去汶汶，阿奶斯會探頭罵，罰厝在脣項企。毋過，軟心个阿奶一下斯毋盼得咧，又放厝自由，厝又跔緊撿蝦公、拈老蟹，這係逐日搞毋會懶个齣事。

阿奶有一個當好个姊妹伴阿富叔婆，兩儕感情和接毋輸親姊妹，阿富叔婆戴在大路下个伙房屋，厝闊闊个禾埕無晒穀个時，佢畜个雞、鴨、鵝，斯會像遊街个樣，歸陣在禾埕散步、絡食，一屑都毋驚人。逐擺阿奶講愛帶厝去尋阿富叔婆寮，厝斯又驚又好，阿富叔婆好食甜，厝五個妹長在會買兜餅、點心分佢囡緊慢慢食。逐擺吾等去，阿富叔婆斯會一項一項搬出來請吾等食，細人枵鬼，有好食毛辦走都直，當然已想去阿富叔婆屋家寮，毋過，厝禾埕項該陣頭牲實在已無人緣，滿哪厝屎無打緊，該五隻額頭生瘤、長頸根个大鵝公盡得人畏，人言行到大門口，該大鵝公斯頸根擲長長，大嫲聲歪歪滾吮緊來咧！比厝屋家个大黃狗還較惡、還較會掌屋，若毋係阿富叔婆出來喝，該大鵝公哪肯放吾等煞？愛入



到厥廳下，還愛這閃該謙正毋會躡著這兜頭牲个屎。

阿龍哥係阿富叔婆个長孫，佢無兄弟姊妹好做伴，長在自家一個孤栖孤栖。有一擺兩個阿奶愛去趕三個月正來一擺个賣雜細，監十歲个阿龍哥渡五歲个偈，喊吾等在屋家肚寮，毋好滿哪亂走。阿龍哥自細斯已恬、毋好講話，毋過佢嘎肯對間項拖出厥个玩具來分偈搞，有樹刻个極樂、一臺怪手、一臺拖拉古²、一支撥箭果³、一堆史艷文同兩箇个紙牌並它馬珠⁴。這兜玩具做下係細佬好搞个，偈毋曉搞也毋識搞過，阿龍哥斯耐心教偈，因為還細毋知打紙牌愛用暗力，仰脣阿龍哥儘採打，疊核个紙牌斯乖乖貶面；偈較仰脣打，手項个紙牌做下毋聽話，一張紙牌都貶佢毋過！阿龍哥看偈越打越無趣味，斯換教偈杓它馬珠，杓它馬珠愛先將手指公同中央指連核做一個圓圈，同自家个它馬珠對準愛杓个它馬珠，中央指彈出去，若自家个它馬珠杓著別粒它馬珠，該粒杓著个斯變做自家个。毋知係毋係阿哥放水故意輸偈，吾手氣當順，連續杓著五六粒，阿哥嘎連連輸撇，吾兩儕搞去迷跔跔⁵，伏在地泥下杓它馬珠，連過晝鉢喇咧也毋記得肚屎枵。

自該擺過，阿龍哥同偈變做好朋友，成半下佢會對路下跋該長長个冇石梯磳來尋偈寮，帶偈去拈時計果⁶、摘樣、拗牛眼，阿龍哥教偈雙手搭核時計果放在肱罇下，出力一夾，時計果斯會必開來，無帶刀也食得著酸酸甜甜个時計果，毋過，偈輒輒力頭無抓捉好勢，腳出力一夾，時計果洩都歸褲襠底，黃黃个湯黏在褲項洗毋淨，當像係屙瀉粑。轉到屋家阿奶一看啊著，又好譴又好笑，毋知愛仰結煞正好。

偈也識跔阿龍哥去河霸脣釣魚，佢用竹細做釣檣、用攀衫个線做釣魚線、用拗彎个大頭針做魚鈎，還摟十外尾蟲蟻，準備都當齊全。在烈烈个日頭下，河壩脣該兜大石牯，硬硬都會曬出煙來，吾兩儕跔在河壩脣，一儕一支釣檣頭沉沉當認真在等魚著釣。結果盲等著魚，嘎等著隣火跋壠著个阿富叔公，同吾等抄轉屋家，因致兩個細人偷走去河壩搞十分危險，阿龍哥斯分阿富叔公罰企，偈斯分阿奶領轉屋家修理。過後，吾兩儕還係無學乖，長在滿田滿磳滿哪跔跔走，阿哥帶頭、偈揪衫尾，做麼个都共下，阿富叔婆笑講吾兩儕感情好都像聖筊片个樣。

到偈七歲，愛讀一年生咧，進前愛寮日正有好同阿龍哥共下寮，這下逐日都使得跔緊佢，兩儕共下去讀書偈當歡喜。對阿奶屋家行去讀書愛半點鐘，上學第一日，阿奶愛帶偈去學校，佢牽核吾手慢慢行，阿龍哥戴核柑色个學生帽揸核青色个書包，行在吾等頭前，不時回頭看下，像驚吾等毋知路會無跔著。

吾个先生知得偌同阿奶共下戴，吾等盡近个鄰舍斯係阿龍哥，斯交待阿龍哥逐日愛帶偌共下來讀書，放學也愛佢等偌共下轉。斯恁泥，吾等逐日共下行路去讀書，因致共下在學校，吾等有過較多共同个話題，一路項叮叮咚咚講毋會煞，毋知个人，會恍著吾等係親姊妹呢！

阿哥當在大，長在轉到屋家斯喊肚屎枵，四點空忒等，愛食夜還吉得時，阿哥會打開飯炊添兩碗冷飯，放一坵地豆、攪兜赤砂糖在冷飯面，過倒兜冷滾水落去，吾等一儕一碗，地豆香香、糖水甜甜真合味，分人食都毋知飽。成半下，阿哥想食卵包，佢會自家煎卵包，鑊頭爇鑊斯倒屑油，過敲卵落去，阿哥當慶，毋知哪位學來个，使得用一隻手斯同卵敲去素絲素絲，用細火同卵包煎去兩面金黃，撩趺來張盤，正過滴兜豆油落去，嗯，實在還香哪！共樣，阿哥也會煎一粒卵包分偌，吾兩儕斯在灶下，噓哩呼嚕斯划撇一碗飯。食飽咧，阿哥正過帶偌跋該條長長个梯礮，送偌轉屋家。

轉到屋家，阿奶問吾等肚屎會枵無？吾等應講毋會。食夜个時，偌正食半碗飯，阿奶驚偌無食飽，緊同偌夾菜，偌正經食毋落咧，正同阿奶老實講，阿奶聽著毋敢相信，講：「該平常無麼愛講話个阿龍，曉得煎卵包分妳食？」偌看阿奶恁泥，忍無核，斯將阿哥一等一个煎卵技術同阿奶展，阿奶試著當心色，講：「若『卵包阿哥』恁厲害，下次日喊佢也煎分阿奶食看嚟！」吾心肝肚，正經認為阿哥煎卵包係全世界盡慶个。

「卵包阿哥」个名號，分阿奶放送出去，阿富叔婆聽著也毋敢相信，正經喊阿哥煎卵包分佢看，事實證明阿哥正經煎卵已熟手，連敲卵技術也比叔公叔婆厲害。雖然，叔婆知得阿哥逐日放學都愛煎兩粒卵包來同偌共下食，也無多講麼个，吾奶試著已敗勢，緊講愛墊兜錢分阿富叔婆，阿富叔婆講：「毋使啦，雞自家畜个，卵也自家雞生个，做下毋使錢，細人愛讀書食較營養兜，當堵好。」斯恁泥，吾等一日都食一粒卵包。偌小學一年生，在學校學著麼个既經毋記得，到今，還清清楚楚記得在灶下食卵包个味瑞。

阿哥六月斯愛對小學畢業，該年學校肚个兩頭番婆樹⁷開都榮榮榮，歸頭樹紅紅紅像著火燒，樹下也鋪淦淦跌落來个紅花。畢業典禮進前个禮拜三下晝放學，偌揸緊書包行對籃球場過，四年生个阿政走過來拈球，球輪已拈，阿政也走已拈，佢一下擋毋核斯撞著偌，吾兩儕嘎跌去四腳惹天。脣項共下打球个同學笑都大嫌聲，阿政試著當無面子，怨偌害佢跌倒，跋趺來抄著球斯當大力對吾頭那擲過來，籃球本來斯較重、較大粒，阿政又大力擲，偌頭那又疾又暈，一下跋毋趺，斯橫在六月烈烈日頭下个籃球場。該燒燒燒个地

泥，燒氣緊衝竄來，分球擲著个頭那也又燒又疾又暈，吾心肝肚當委屈，目汁滴滴溶溶跌落地泥下，衝著燒氣一下斯燥撇。

阿哥在學校門口等偌，看著恁泥，佢飆緊入來，一隻手抓緊阿政个領，一隻手搭核拳頭嫵斯對阿政个頭那舂落去，連連打三拳正分別儕揪開，兩個先生走緊過來處理。偌疾去暈撇，等偌醒過來，既經在保健室个眠床項咧，阿哥頭犁犁坐在眠床脣，阿政目珠、鼻公、面頰卵腫腫，搗核冰角坐在凳項，阿富叔公同阿奶在保健室另外一向，同先生並阿政厥爸在講話。講清楚了後，阿政厥爸知自家个係先出手个，斯同阿奶會失，阿富叔公也帶核阿哥同阿政兩子爺會失，希望大家使得和解。知著這件事情，阿龍哥厥爸當譴，驚阿哥變壞，決定愛同佢帶轉去身邊管教，毋過，單純个偌哪會想得著阿哥為著保護偌出手打人，對厥屋家人來講係恁嚴重个事情。

畢業典禮後，阿哥毋使過去學校咧，毋過，逐日愛去讀書个時間，佢共樣等在路脣，陪偌行半點鐘个路去到學校；三點半放學，阿哥共樣企在學校門口等偌共下行轉屋家，共樣煎卵包分偌食。

放暑假咧，一日，阿哥招偌去厥屋家寮，阿哥在灶下面向瓦斯爐煎卵包，歸間噴香，阿哥手腳伶俐逐粒卵包都煎來當靚款，兩面金黃、邊脣略略赤赤，旨滴豆油斯當錫人食咧！桌面既經有七、八粒卵包咧，阿哥還係繼續緊煎，偌問阿哥：「阿哥，還有人客係無？你做麼煎恁多？」阿哥無應偌，厥个肩頭緊掣當像在噉。過一下，阿哥同鑊肚个卵包撩落盤肚，轉身兜來桌面放，偌看著厥目珠紅紅。阿哥故意揭做當歡喜講：「今晡慶祝偌兩儕做下升級咧，妳愛讀二年生，偌愛去讀國中咧！」

「這下，偌一儕愛食五粒卵包，來紀念這站時間，偌等共下做伴、大漢。」

偌講：「阿哥，一下食恁多卵包，偌做下會變卵面卵面，你斯正經係『卵包阿哥』，

偌也會變做『卵包老妹』咧！」

阿哥頭犁犁：「妳下次擺食毋著『卵包阿哥』煎个卵包咧，今晡日加食兜啦！」

偌講：「阿哥，你做麼恁泥講？」

阿哥：「『卵包阿哥』愛去臺北讀國中，同阿爸阿姆共下戴咧！」



佢講：「你哪時會轉來？」

阿哥：「國中畢業還愛讀高中、大學，哪時會轉？佢也毋知。」

佢聽啊著斯噉出來，走過去搨核阿哥，講：「佢會想你啦！你莫去台北好無？」

阿哥緊拍吾背囊：「佢也真毋盼得妳，另日妳自家行路去讀書，愛細義哦！」

吾等，坐在飯桌脣，目汁緊跌、緊食卵包，鼻公酸酸、喉嚨頭硬硬，心肝頭苦蒂蒂，該平常時一等好食个卵包，嘎變做吞毋落肚个離愁。

阿哥去臺北了，正經毋識過轉來，第二年阿富叔公兩公姐也搬去台北戴咧。日視日，年視年，二十年過去咧，卵包還係佢盡好食个菜，毋過，無麼人使得煎出「卵包阿哥」个味瑞，該童年个味瑞、該有人好倚恃个味瑞、該刻在心肝頭、映在腦膈肚香馥馥个味瑞。

作者註：

1. 噓行噓核：音hi+ hong` hi` hed`；狀聲詞，氣喘吁吁狀。
2. 拖拉古：音toi+ log` gu`；卡車，此處指玩具卡車。撥
3. 撥箭果：音pad` zien` go`；彈弓。
4. 它馬珠：音ta` ma` zhu+；玻璃彈珠。
5. 迷跔跔：音mi` dia` dia`；沉迷其中。
6. 時計果：音shi` gie` go`；百香果，因果實垂墜在藤蔓上像時鐘墜而得名。
7. 番婆樹：音fan+ po` shu`；鳳凰木。